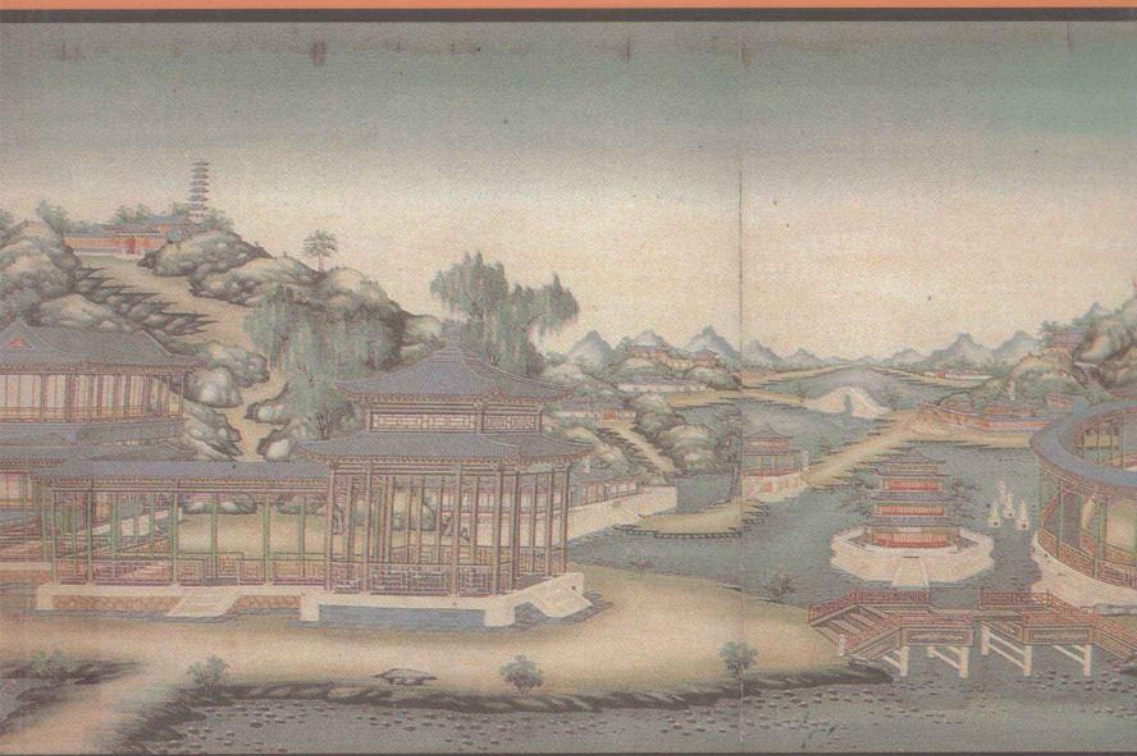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西湖二集

[明] 周清原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西湖二集

[明] 周清原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湖二集 / (明) 周清原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3. 01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ISBN 978 - 7 - 5080 - 6375 - 1

I. ①西… II. ①周… III. ①话本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明代 IV. ①I242.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3682 号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01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0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 × 970 1/16 开

印 张: 26

字 数: 397.9 千字

定 价: 52.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西湖二集》是明末崇祯年间刊发的一部短篇平话小说集。作者周楫，字清源，另号济川子，杭州人，生于明万历年间，生平事迹已难查考。只是从小说原书前湖海士所作的序中，得知周楫原是一位“旷世奇才，胸怀慷慨，”曾经家贫如洗，生活穷窘，境遇凄惨，屡被侮辱损害，而抑郁愤慨。即便如此，他仍是“闲气所钟，才情浩瀚，博物洽闻，兴世无两。”周楫的著作，据史书所载曾有《西湖一集》、《西湖二集》两部平话小说，然而前者久已失传，只有《西湖二集》遗存于世。

《西湖二集》共三十四卷，包含三十四篇平话小说。各篇所叙，讲述了古今发生在西湖之地的奇闻故事，有的借赞前朝盛世来表述对当朝社会的忧虑与不满；有的借歌颂忠臣烈士，对谏君王，鞭挞奸佞污吏；有的借因果报应的说教，来揭露贪官恶霸鱼肉百姓；有的借讲述读书人的坎坷遭遇，来反映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命运；有的借市井传奇和流风遗韵，来劝恶从善警戒世人等。

《西湖二集》中有不少关于杭州之地风俗的历史记录，其众生众相、社会百态，跃然纸上。市井百姓的生活场景记述详细，活灵活现。特别是对西湖景地的描写，其游览之胜，景物之幽，园亭之工，自然之美，如数家珍，无一不到。这部平话小说集的最大特色，是其中的文字功底，其写作技巧高超，文字流利酣畅，讽刺辛辣得体，刻画一挥而就。美中不足的是每篇故事的开端，常常没有必要的对前朝的大段历史回顾，并夹杂着大量因果报应的议论说教，因而无形中冲淡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这次再版《西湖二集》，我们对原作中的缺失、笔误、疑难之处，做了大量的校勘、更正、补漏和释义，对原书原来缺字的地方用□表示了出来，

以便于读者更好地欣赏。因时间仓促、水平有限,难免有些疏漏之处,恳请专家和读者予以指正。

编 者
2011 年 3 月

西湖秋色一百韵

古来名胜说西湖，数叠青山水一区。
两目飞来钟瑞霭，几朝开就竞欢娱。
时时佳景供玄赏，咄咄奇峰列画图。
共说春深能妩媚，不知秋尽可歌歔。
和风已觉辞林杪，霜气方来敛萼萸。
白帝鬢鬢驰轡馭，孟婆蹙蹙骋铍鍤。
高秋凜冽谁能免，荒草寒蕙尽欲殳。
一片砧声啼素景，三春桃蕊煥当垆。
是谁幻出司花子，若个妆成织锦铺。
点点幽姿撩仄径，林林万谷起精庐。
红霏绿洒飞仙圃，绣暴綃垂帝女姝。
色映清波红玛瑙，光摇响籁巧笙竽。
赵家专宠萦宫掖，王氏和戎灿道途。
斗巧湖滨疑恺石，争妍柳岩说坡苏。
谁移银汉河中水，来染西湖万叶朱。
是处赏心难应接，随他触目可踟蹰。
白蘋红蓼恣登览，紫蟹黄鸡漫酒酺。
醉入湖心频击楫，闲来林下戏樗蒲。
徵歌不倩红裙伴，侑酒全凭青女俱。
阳鸟叫空空屡应，桃源换景景偏逾。
一围水国胭脂绕，万木青林五彩涂。
策杖幽寻过鹫岭，停杯缓饮泛船舻。
雄心喷薄凌玄汉，侠气嵯峨冠海隅。
独恨琼瑶齐鼠璞，更嗔鸳巴驾驹馱。
苍天缺缺那堪问，时事乖睽强欲扶。

羊狼狼贪谁爱鼎，黑文赤武日弯弧。
但闻直北惊烽火，谁道中原献虏俘。
大纛高牙畴秉策，纡金怀紫岂成愚。
匈奴远塞存颇牧，术偶输诚见郅都。
定有元戎歼丑虏，宁无大将死单于。
羽书报急忧频怵，风鹤时惊念屡纾。
三略未逢谁授受，一编自惜叹之乎。
只堪把酒观红树，未许提刀斫大瓠。
自顾丹心徒耿耿，可怜愁绪更吁吁。
贫寒踏飒侵肌骨，秋气严凝透褐襦。
玉粒桂炊难肉食，颓垣败屋朽门枢。
蠹鱼几时成仙望，铁冶何年铸五铢。
刻骨自能坚项背，苦心唯有捋髭须。
穷来拟逐鲲鹏去，运迫图为愁鬼驱。
蛇女难将篱菊数，苍头忽报树花敷。
穷檐借尔能妆缀，愁体因君减病痠。
但有雅怀临浊酒，更无逸味到鲙鲈。
一韦转入花争慢，几履行穿彩其忧。
步障移来金谷尉，回文织寄窦韬夫。
两峰矗矗情增艳，十景融融色倍殊。
仕女香车纷绮服，王孙宝辔骋名驹。
鱼惊水色终沉藻，虎畏林焚且负隅。
金甲穿成银杏树，红袍着就锦枫株。
江淹藻笔文能丽，嵇绍忠心血欲输。
到处彩云围远岫，数枝火树映荒芜。
团团浦溆流苏挂，缥缈烟霞百宝榆。
大树将军红抹额，香尘姬妾绣缠跗。
盈盈一水娇生浪，簇簇千峰绿渐无。
拟欲入山瞻丽景，何妨穿地极途迂。
试观渔子垂钩饵，识取樵人兢荷锄。
欸乃歌声漾曲涧，武陵春色到炊厨。

数湾流水迷归棹,随地秋林乱野凫。
踏叶虑伤红粉色,攀枝恐裂美人裾。
飞来片片皆黄玉,悬望林林尽火珠。
桂子三秋那可俪,荷花十里亦成诬。
晓烟裹就千缣锦,薄日蒸成红甚酥。
黄叶枝头翻白鹭,霜林影里带啼乌。
娇容绰态同西子,秃鬓浓瘤似丑嫫。
只有徐熙堪染素,更兼彦道惯呼卢。
朱帘绣幙龙头舡,牙板金尊雀尾炉。
第恐清霜摧落叶,不辞野饮促提壶。
狂侑怪侣惊游骑,披发横吟类覡巫。
随我英雄竖子叹,笑他龌龊腐儒拘。
嗔来阮籍眼双白,醉后张颠发屡濡。
读史徒能观大略,称诗每欲道计谋。
自嗟不及青箱笔,翻羡他人金仆姑。
室内防身唯蒯剑,杖头惭我是青蚨。
山门湏洞多封豕,举世涛张是野狐。
独喜有心披简册,曾何内顾及妻孥。
古今成败胸中事,世道荣枯分外纡。
黄菊惊心愁节序,丹枫入目逐时趋。
政堪晚晚为欢日,好逐高阳作酒徒。
数韵诗联怀白傅,一杯醪醕奠仙逋。
才临岳墓衔罗织,又过胥山恨镞鏖。
怨气已深成碧血,冷心直欲作秋菰。
悲歌泥马思南宁,缅想夷有越吴。
千载是非留往迹,百年凭吊独存吾。
时逢秋后千林醉,莫放风前万叶枯。
误闯名园惊睡犬,闲将乱石掷鸛鵒。
歌高竞集花深处,酒所时撑野外蓐。
远径行来都熠燿,巍峦踏尽总崎岖。
火龙搅地生鳞甲,炎帝腾空捉羽符。

定属水仙开胜事，故教花国献奇稠。
红旗女将红相埒，锦繖夫人锦欲逾。
龙虎丹光耀日月，摩尼宝色映天衢。
韩娘自可题红叶，思妇偏能惹恨愁。
飒飒西风吹紫禁，阴阴朔气动关榆。
几年玉锁离鹦鹉，何日金微免鹧鸪。
共道林端好风景，那知闺内泣屠苏。
行行瘦马穿蓁莽，拍拍饥鸦逐鼠鼯。
衰草参差霜径滑，寒塘唧轧雁声孤。
葱茏平楚流虹气，灏气波光插彩蒲。
学士桥边频载酒，龙王祠畔屡歌呼。
寒飈水面随漂泊，微雨花枝洗浊污。
好景难留宜伴唤，更须日日醉扶舆。

武林周 楫清原甫著

友人 蒲国琦数仙甫

蒲国琛奎书甫

元礼古清甫

门人虞 元武景明甫

同阅

西湖二集序

天下山水之秀，宁复有胜于西湖者哉！自昔金牛献瑞以来，水有“明圣”之称，宋仁宗诗有“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之句，白乐天之“余杭形胜四方无”，范希文之“西湖胜鉴湖”，苏东坡之“西湖比西子”，柳耆卿之“桂子荷花”，真令人艳心三竺、两峰间也。予揆其致，大约有八：犹夷澹宕，啸傲终日，直闾阁间物，室中单条耳，不闻其有风波之险也；可坐可卧，可舟可舆，水光盈眸，山色接牖^①，不闻其有车殆马烦之病也；亦有清音，亦有丝竹，绣辔香轮，朱帘画舫，曳冰纨雾縠^②，而掩映于绿杨芳草之间，所谓“红蕖映隔水之妆，紫骝嘶落花之陌”者，触目媚人，不闻其有岑寂之虞也，水光蘋洁，菱歌渔唱，莺鸟交啼，野凫戏水，龙井之茶可烹，虎跑之泉可啜，环堤之酒垆可醉，嫩草作茵，轻舟容与，富者适志，贫者惬心，不闻其有荣枯之异也。春则桃李呈芳，夏则芙蕖设色，秋则桂子拖香，冬则白雪幻景，其雨既奇，其晴亦好，白日固可游览，夜月尤属幽奇，不闻其有不备之美也；梵宇名蓝，龙宫古刹，金碧辉煌，钟磬相闻，可停游屐，可搜隐迹，寻幽或以竟日，耽胜乃以忘年，不闻其一览即尽，索尔无余也；幽人胜士之场，古佛垂教之地，孤山怀其高踪，法相参其遗蜕，永明寿乃弥陀化身，事事可师，天竺东溟之道德隆重，高皇帝称之为白眉法师。亦有宗泐，称为泐翁，迫以官而不受，高僧哉！高僧哉！是以入道场则利名欲弃，缅高风则火宅晨凉，法身长在，历劫不灰，触处可以醒我之昏迷也；入三潭而喁黍不惊，游断桥、苏堤而两公之明德如在，以是知鱼鳖咸若存圣世之风，高贤长者留千秋之泽，彼豪暴之吏，亦复何存？盖前人者，后事之师矣，流芳遗秽，其尚鉴之哉！况重以吴越王之雄霸百年，宋朝之南渡百五十载，流风遗韵，古迹奇闻，史不胜数，而独未有译为俚语，以劝化世人者。苏长公

① 牖(yǒu)——窗。

② 雾縠(hú)——轻纱的一种，薄如云雾。

云：“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也。”而使眉目不修，张敞不画，亦如葑草之湮塞矣。西湖经长公开浚，而眉目始备，经周子清原之画，而眉目益妩。然则周清原其西湖之功臣也哉！即白、苏赖之矣。

予揽胜西湖而得交周子。其人旷世逸才，胸怀慷慨，朗朗如百间屋；至抵掌而谈古今也，波涛汹涌，雷震霆发，大似项羽破章邯，又如曹植之谈，而我则自愧邯郸生也。快矣乎！余何幸而得此？咄咄清原，西湖之秀气将尽于公矣。乃谓余曰：“予贫不能供客，客至恐斫柱剡荐之不免，用是匿影寒庐，不敢与长者交游。败壁颓垣，星月穿漏，雪霰纷飞，几案为湿，盖原宪之桑枢，范丹之尘釜，交集于一身，予亦甘之；而所最不甘者，则司命之厄我过甚而狐鼠之侮我无端。予是以望苍天而兴叹，抚龙泉而狂叫者也。”余曰：“子毋然。司命会有转局，狐鼠亦有败时；且天不可与问，道不可与谋，子听之而已矣。”清原唯唯而去。

逾时而以《西湖说》见示，予读其序而悲之。士怀才不遇，蹭蹬厄穷，而至愿为优伶，手琵琶以求知于世，且愿生生世世为一目不识丁之人，真令人慷慨悲歇泣数行下也。岂非郡有司之罪乎？夫良玉而题碨砢^①，则泣卞和之血；骏马而驾盐车，则垂伯乐之泪。此亦有心者之所共悲，而有目者之所共悼矣！昔阮嗣宗^②好游山，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陈子昂诗文不为人知，时有卖胡琴者，索价百万，豪贵无售，子昂突出，以千缗市。次日，集宣阳里第，具酒肴群饮，置胡琴抚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师，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岂足留心？”举而碎之，以其文遍赠座上诸客，声溢都下。唐球好苦吟，捻稿为丸，纳之大瓢中，投于江，曰：“斯文苟不沉没，得者方知我苦心尔。”有识者接得之，曰：“此唐山人诗瓢也。”周子间气所钟，才情浩瀚，博物洽闻，举世无两，不得已而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磊块，以小说见，其亦嗣宗之恸、子昂之琴、唐山人之诗瓢也哉！观者幸于牝牡骊黄^③之外索之。

湖海士题于玩世居

① 碨砢——似玉之石。

② 阮嗣宗——即三国魏时文学家、思想家阮籍，字嗣宗。

③ 牝牡骊黄——牝牡，指雌雄；骊黄，黑色、黄色。以此喻事物的表面现象。

目 录

第 一 卷	吴越王再世索江山	(1)
第 二 卷	宋高宗偏安耽逸豫	(17)
第 三 卷	巧书生金銮失对	(27)
第 四 卷	愚郡守玉殿生春	(38)
第 五 卷	李凤娘酷妒遭天谴	(50)
第 六 卷	姚伯子至孝受显荣	(59)
第 七 卷	觉阁黎一念错投胎	(66)
第 八 卷	寿禅师两生符宿愿	(81)
第 九 卷	韩晋公人夜两赠	(95)
第 十 卷	徐君宝节义双圆	(106)
第 十 一 卷	寄梅花鬼闹西阁	(115)
第 十 二 卷	吹凤箫女诱东墙	(129)
第 十 三 卷	张采莲来年冤报	(143)
第 十 四 卷	刑君瑞五载幽期	(156)
第 十 五 卷	文昌司怜才慢注禄籍	(166)
第 十 六 卷	月下老错配本属前缘	(176)
第 十 七 卷	刘伯温荐贤平浙中	(187)
第 十 八 卷	商文毅决胜擒满四	(204)
第 十 九 卷	侠女散财殉节	(217)
第 二 十 卷	巧妓佐夫成名	(227)
第 二 十 一 卷	假邻女诞生真子	(238)
第 二 十 二 卷	宿宫嫔情殢新人	(246)
第 二 十 三 卷	救金鲤海龙王报德	(254)
第 二 十 四 卷	认回禄东岳帝种须	(264)
第 二 十 五 卷	吴山顶上神仙	(274)
第 二 十 六 卷	会稽道中义士	(293)
第 二 十 七 卷	洒雪堂巧结良缘	(303)

2 西湖二集

第二十八卷	天台匠误招乐趣	(319)
第二十九卷	祖统制显灵救驾	(329)
第三十卷	马神仙骑龙升天	(340)
第三十一卷	忠孝萃一门	(355)
第三十二卷	薰莸不同器	(365)
第三十三卷	周城隍辩冤断案	(376)
第三十四卷	胡少保倭战功	(385)

第一卷

吴越王再世索江山

萧条书剑困埃尘，十年多少悲辛！松生寒涧背阳春，勉强精神。

且可逢场作戏，宁须对客言贫？后来知我岂无人，莫谩沾巾。

这首词儿，名《画堂春》，是杭州才子马浩澜之作。因国初钱塘一个有才的人，姓瞿名佑字宗吉，高才博学，风致俊朗，落笔千言，含珠吐玉，磊磊惊人。他十四岁的时节，父亲还不晓得他有才华，适值父亲一个相好的朋友张彦复，从福建做官回来望他父亲，因具鸡酒款待。瞿宗吉从书馆中而归，张彦复就指鸡为题，命赋诗一首。宗吉应声道：

宋宗窗下对谈高，五德^①声名五彩毛。

自是范张^②情义重，割烹何必用牛刀！

张彦复大加称赏，手写桂花一枝，并题诗一首为赠：

瞿君有子早能诗，风彩英英兰玉姿。

天上麒麟元有种，定应高折广寒枝。

自此，声名传播一时，有名先达之人，都与他为忘年之交。那时第一个有才的是杨维禎，字廉夫，号铁崖先生，闻其才名，走来相访，因试其才学何如，将自己所赋《香奁八咏》要他相和。瞿宗吉提起笔来，一挥而就。《花尘春迹》道：

燕尾点波微有晕，凤头踏月悄无声。

《黛眉颦色》道：

① 五德——物类的五种德性。《韩诗外传》谓鸡有五德：“首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

② 范张——指《古今小说·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中的人物范巨卿和张邵。范巨卿在应举途中病倒，得到也是赴选之人张邵的救助，同误试期。二人结拜为兄弟。分别之日，约来年今日范到张家中，张设鸡黍以待。一年之后，范为商务缠身，忘其约会日期，及记起时，已来不及。闻说“人不能日行千里，魂能日行千里”，于是自刎而死，魂魄赴约。张赶赴范灵柩旁，亦自刎而死。

恨从张敞^①毫边起，春向梁鸿^②案上生。

《金钱卜欢》道：

织锦轩窗闻笑语，采蘋洲渚听愁吁。

《香颊啼痕》道：

斑斑湘竹非因雨，点点杨花不是春。

瞿宗吉一一和完，杨廉夫叹服道：“此瞿家千里驹也。”从此声名大著于天下。然虽如此，有才无命，笔下写得千百篇诗赋，囊中寻不出一二文通宝。真是时也，运也，命也，所以感慨兴怀，赋首诗道：

自古文章厄命穷，聪明未必胜愚蒙。

笔端花与胸中锦，赚得相如四壁空。

遂做部书，名为《剪灯新话》，游戏翰墨，以劝百而讽一，借来发抒胸中意气。后来马浩澜读他这首诗，不觉咨嗟感叹起来，做前边这首《画堂春》词儿，凭吊瞿宗吉。

看官，你道一个文人才子，胸中有三千丈豪气，笔下有数百卷奇书，开口为今，阖口为古，提起这支笔来，写得飏飏地响，真个烟云缭绕，五彩缤纷，有子建^③七步之才，王粲^④登楼之赋。这样的人，就该官居极品、位列三台^⑤，把他住在玉楼金屋之中，受用些百味珍馐，七宝床、青玉案、琉璃钟、琥珀盏，也不为过。叵耐造化小儿，苍天眼瞎，偏锻炼得他一贫如洗，衣不成衣，食不成食，有一顿，没一顿，终日拿了这几本破书，“诗云子曰”、“之乎者也”个不了，真个哭不得、笑不得、叫不得、跳不得，你道可怜也不可怜？所以只得逢场作戏，没紧没要做部小说，胡乱将来传流于世。

比如三国时节曹丞相无恶不作，弑伏皇后、董贵妃，汉天子在他荷包儿里，随他扯进扯出，吐气成云，喝气成雷，果然是在当时险夺了玉皇尊，

-
- ① 张敞——汉代张敞，曾为京兆尹，人称张京兆。传说闺房之内，为妇画眉。
- ② 梁鸿——东汉人。家贫好学，未做官，与妻孟光隐居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后避祸去吴。居人廊屋下，为人舂米，归家，孟光为他备饭，举案齐眉。
- ③ 子建——三国时曹植，字子建。相传为曹丕所逼，七步成诗。
- ④ 王粲——汉末文学家。先依刘表，未被重用，乃做《登楼赋》，抒发家国丧乱及不得志的郁愤之情。
- ⑤ 三台——汉代对尚书、御史、谒者的总称。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合称三台。

到如今还使得阎罗怕，谁敢道他一个“不”字。却被我朝山阴一个文人才子徐文长先生做部《四声猿》，名为《狂瞽史渔阳三弄》，请出祢正平先生一边打鼓，一边骂座，指手画脚，数数落落，骂得那曹贼哑口无言，好不畅快。曹贼有知，岂不羞死？真是“踢弄乾坤捉傀儡”的一场奇观，做个千秋话柄，激劝传流。一则要诫劝世上都做好人，省得留与后人唾骂；一则发抒生平之气，把胸中欲歌欲笑欲叫欲跳之意，尽数写将出来，满腹不平之气，郁郁无聊，借以消遣。正是：

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

逢场不妨作戏，听我舌战纷纷。

看官，你道杭州人不拘贤人君子，贩夫小人，牧童竖子，没一个不称赞那吴越王。凡有稀奇古怪之事，都说道当先吴越王怎么样，可见这位英雄豪杰非同小可。还有一件好笑的事，那宝石山脚边石块之上，凿有斗大的痕迹，说是吴越王卵子痕迹。道当日吴越王未遇之时，贩盐为生，挑了盐担，行走此山，忽然大雨地滑，跌了一跤，石头之上印了两个卵痕。后来杭州作耍之人，故意凿成斗大，天雨之后，水积其中，又捉弄那乡下的愚民道：“这卵池中水将来洗目，其目一年不昏。”乡下愚民听信其说，时将这卵水洗目。杭州人之好作耍如此。你道不是一件极好笑的事么！然在吴越王未遇之时，安身无处，这个卵袋不值一文钱。及至做了吴越王，保全了几千百万生灵，后世称他英雄，连这个卵袋都凿成模样，把与愚民徘徊瞻眺、玩弄抚摩起来。可见卵袋也有交运值钱的时节，何况其生平事业不啧啧称叹。然吴越王发迹的事体，前人都已说过，在下为何又说？但前人只说得他出身封王的事，在下这回小说又与他不同，将前缘后故、一世二世因果报应，彻底掀翻，方见有阴有阳、有花有果、有作有受，就如算子一般，一边除进，一边除退，毫忽不差。

看官，你道从来得天下正的无过我洪武爷，驱逐犬羊腥膻之气，扫除胡元浊乱之朝，乾坤重辟，日月再朗，这是三代以来第一朝皇帝了。其次则汉高祖，驱除暴秦，灭焚书坑儒之祸，这也是极畅快的事。所以洪武爷得天下之后，祭历代帝王之庙，各帝王神位前都只一爵，独于汉高祖前笑对道：“刘君，今日庙中诸君，当时皆有凭借以有天下，唯我与尔不阶尺土，手提三尺以致大位，比诸君尤为难得，可共多饮一爵。”这是不易之论。然虽如此，汉高祖怎比得洪武爷。若论唐太宗，把宫人侍父而劫父以

起兵，这也难算天下之正了。若是宋太祖欺孤儿寡妇，因陈桥兵变，军中黄袍加身，就禅了周朝之位，这也一发难说得天下之正了。所以岳正做首诗道：

黄袍岂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

又有诗道：

阿母素知儿有志，外人刚道帝无心。

这便是千古断案。谁知报应无差，得天下于小儿，亦失天下于小儿。那《报应录》“灭国之报”说得分明，道：

宋太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后三百年乙亥，吕师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后三百年丙子，帝昀为元所虏。以己卯灭汉，混一天下，后三百年己卯，宋亡于崖山。宋兴于周显德七年，周恭帝方八岁，亡于德佑元年，少帝止六岁。至于讳，显、昀二字又同，庙号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亦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禅位于宋。宋亦有太后在上，归附于元。

这般看将起来，连年月都一毫不差，可见报应分明，天道不爽^①。只因宋太祖免生民于涂炭，宽宏大度，宅心仁厚，家法肃清，所以垂统长久，有三百余年天下。这真如少债的一般，从来没有不还的债。但那《报应录》上只说得明白的报应，不曾说得阴暗的报应。看在下这回《吴越王再世索江山》，便见分晓。正是：

冤冤相报，劫劫相缠。

借他一两，还彼千钱。

何况阴谋，怎不回还？

试观吴越，报应昭然！

话说这吴越王姓钱，单讳一个缪^②字，字具美，本贯杭州临安县人，住在石鉴乡。临产之时，父亲走到灶下取斧劈柴烧汤，见一条丈余长的大蜥蜴，似龙非龙之状，抢入室中，父亲老大吃惊，随步赶进，忽然蜥蜴钻入床下，即时不见。随产个小儿下来，满室火光，惊天动地。邻家都来救火，及至走进钱家，又不见一点火光，人都以为怪。父亲说生了一个妖怪，要投

① 爽——差失。

② 缪(liú)。